

大提琴家杰奎琳·杜普蕾灵魂伴侣
丹尼尔·巴伦博伊姆 唯一授权传记

E L I Z A B E T H W I L S O N

幼年成名、盛年凋落

她比烟花寂寞

杜普蕾的 爱恨生死

【英】伊丽莎白·威尔森——著 蒋文惠——译

JACQUELINE DU PRÉ



J A C Q U E L I N E D U P R É

杜普蕾的爱恨生死

[英] 伊丽莎白·威尔森——著 蒋文惠——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杜普蕾的爱恨生死 / (英) 伊丽莎白·威尔森著; 蒋文惠译. -- 北京: 文化发展出版社有限公司, 2017.7

ISBN 978-7-5142-1847-3

I. ①杜… II. ①伊… ②蒋… III. ①杜普蕾(DuPre, Jacqueline 1945-1987)—传记
IV. ①K835.615.7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53550号

JACQUELINE DU PREÉ by ELIZABETH WILSON

Copyright:©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2017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杜普蕾的爱恨生死

著 者: [英]伊丽莎白·威尔森

译 者: 蒋文惠

出 版 人: 武 赫

责任编辑: 范 炜

责任印制: 邓辉明

装帧设计: 高 熹

出版发行: 文化发展出版社(北京市翠微路2号 邮编: 100036)

网 址: www.wenhua fazhan.com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mm × 1194mm 1/16

字 数: 500千字

印 张: 33

印 次: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88.00元

I S B N : 978-7-5142-1847-3

杜 普 蕾 的 爱 恨 生 死



[1] 1962年，杰奎琳·杜普蕾在持弓练琴



[2] 杰奎琳·杜普蕾近照，大约摄于1960年代



[3] 1964年10月5日，在伦敦金史密斯音乐厅，
杰奎琳·杜普蕾与史蒂芬·比肖普排练中



[4] 杰奎琳·杜普蕾与指挥约翰·巴比罗利爵士在演奏现场



[5] 1967年3月14日，杰奎琳·杜普蕾演奏照，
刊登于加拿大《多伦多星报》



[6] 在耶路撒冷的哭墙前举办完婚礼，1967年6月28日，杰奎琳·杜普蕾和丹尼尔·巴伦博伊姆这对新婚夫妇返程抵伦敦希思罗机场的合影



[7] 杰奎琳·杜普蕾、平基·祖克曼与丹尼尔·巴伦博伊姆在进行三重奏演奏



[8] 1968年5月1日，杰奎琳·杜普蕾和丹尼尔·巴伦博伊姆夫妇合影
这对夫妇在婚姻和音乐事业上皆看似琴瑟相和，一帆风顺，虽然，在音乐圈内，夫妻档往往因事业追求而起冲突，持久的婚姻实不多见



[9] 1976年2月24日，杰奎琳·杜普蕾在轮椅上接受英国女王授予大英帝国勋章后，由丈夫丹尼尔·巴伦博伊姆推着轮椅离开白金汉宫



[10] 1984年，在牛津大学接受荣誉学位后的杰奎琳·杜普蕾由丈夫丹尼尔·巴伦博伊姆抱上车

序

文/朱伟



杜普蕾 (Jacqueline du Pré, 1945—1987) 是一个爱乐人绕不过去的伤感名字。一个金发飘飘的大提琴演奏家, 演奏生涯却非常短暂: 从16岁, 1961年3月1日在伦敦维格莫尔音乐厅 (Wigmore Hall), 由她母亲操办首演音乐会, 到1973年确诊患多发性硬化症无法再抬臂拉琴, 仅短短12年时间, 如天使折断了翅膀。而这12年, 她又似乎冲刺般走完了别的演奏家用20多年所走的道路, 大提琴经典曲目基本都留下了录音。这样的迅捷耀目与迅捷谢幕, 带给人感伤。

大家都将英国作曲家埃尔加 (Edward William Elgar, 1857—1934) 《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》中的悲恸, 与她的命运联系在一起。埃尔加这首大提琴协奏曲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(1914—1918) 结束后, 完成于1919年。作为一个战争目击者, 埃尔加目睹了战争中朋友的死亡; 更痛心于许多朋友在战争中成为彼此杀戮的敌人。这首协奏曲, 按埃尔加自己的说法, 是表达一种生活态度的。什么态度呢? 告别。它被称为他的“战争安魂曲”, 悲伤是主调。英国音乐评论家迈克尔·肯尼迪在他的《埃尔加肖像》中, 对这首作品的著名诠释是: “这里的安魂曲, 与其说是为了佛兰德战场上的死者, 不如说是为了一种生活方式的毁灭。” 这首协奏曲在杜普蕾演奏前, 已经有了英国女大提琴演奏家哈里森 (Beatrice Harrison, 1892—1965) 1932年由埃尔加指挥、西班牙大提琴泰斗卡萨尔斯 (Pablo Casals, 1876—1973) 1945年由鲍尔特指挥、法国大提琴演奏家纳瓦拉 (Andre Navarra, 1911—1988) 1957年由巴比罗利指挥的三个经典版本。杜普蕾是以卡萨尔斯的演奏为范本, 改以更强烈的姿态, 完全颠覆了哈里森与纳瓦拉塑造的那种英国绅士落寞细腻、垂首感伤的语态。

杜普蕾不仅加重了沉滞，使悲伤刻骨成为悲泣，且以强劲的悲痛，改变了哈里森或纳瓦拉的基调，最后一个乐章的悲慨，真抑扬顿挫到声惊四座。她以一种强大的力量注于这作品，似乎是她自己要抗争于埃尔加赋予这首作品的命运。因此，有评论家认为，她是以“一种强烈的激情的光芒”，使得埃尔加原作中垂暮的“模棱两可、唯唯诺诺消失得无影无踪”。当然，对此作应赋予怎样的演绎，不同人有不同的体会。但杜普蕾就这样不容置疑重新塑造了这首协奏曲，这就是杜普蕾。祖宾·梅塔曾有这样的说法：“这个女孩的演奏，像五个男人在拉大提琴，整个乐团，没一个小节能盖过她的声音。”这当然是夸张的比喻，梅塔喜欢夸张。

杜普蕾构成了一个传奇。早在2001年，我们就读到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，由黄昱宁、管舒宁翻译的，杜普蕾的姐姐希拉里与弟弟皮尔斯的回忆录《狂恋大提琴》。尽管亲姐弟的记录可能更接近一个狂放不羁的艺术家的燃烧天性，但我们都不愿认可这被记录的事实，不愿接受根据这本书改编的那部被译为《她比烟花寂寞》的电影。我们期待有一部真正能承载我们心中对艺术女神想象的传记。这下好了，伊丽莎白·威尔森（Elizabeth Wilson）1998年出版的这部传记，算是一份迟到的礼物。伊丽莎白·威尔森是与杜普蕾同时期的英国大提琴演奏家，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學生，杜普蕾的好友。她不仅提供了近距离观察杜普蕾的角度，且提供了大量背景信息。这部传记是巴伦博伊姆授权认可的，专业知识丰盈，这满足了我作为一个读者，对杜普蕾此生思索的需求。

比如师承关系。杜普蕾是普利兹（William Pleeth，1916—1999）的学生，是称其为“大提琴父亲”的。普利兹是德系克林格尔（Julius Klengel，1859—1933）的学生，托特里耶在接触杜普蕾后，曾抱怨普利兹，“不明白他教给了她什么”。但普利兹却认为，克林格尔对他的最深刻影响是，让每个人成为自己，“因此，富尔曼（Emanuel Feuermann，1859—1933）与皮亚蒂戈夫斯基（Gregor Piatigorsky）才演奏风格截然不同。”富尔曼与皮亚蒂戈夫斯基是克林格尔两个最重要的弟子。也许，正因为普利兹的这种教学方法，才培养了杜普蕾不被驯服的强烈个性。普利兹对技巧的理解是，“根据自身来塑造技巧”。

我们可能会惋惜，杜普蕾没能进一步随大师深造，尤其是法系的托特里耶（Paul Tortelier，1914—1990）。1960年她在瑞士采尔马特（Zermatte）的暑期班只听过卡萨尔斯三节课，那时卡萨尔斯已经83岁，她与他，距离很远。1962年她本来有随托特里耶深造半年的机遇，托特里耶是一心想好好塑造她的。她到巴黎第二天，托特里耶就用了两小时精心辅导她布洛赫的希伯来狂想曲《所罗门》，以致他妻子都梦见他对她不忠了。但结果是，杜普蕾提前就离开了巴黎。她不能接受托特里耶对她的改造，托特里耶以垂直、水平、对角关系等研究音乐逻辑的方法，反而疏离了她。普利兹说了：“她不是一个耐心的倾听者，因为她内心的冲动。”所以，尽管她也喜欢托特里耶对舒曼协奏曲中华彩乐段的处理，但如认真对比两人演绎的这首协奏曲，语调的差距真的巨大。

对杜普蕾实际有影响的，其实是罗斯特罗波维奇（Mstislav Leopoldovich Rostropovich，1927—2007）。杜普蕾是1966年到莫斯科，跟了老罗半年。应该说，罗斯特罗波维奇不仅教了她《洛可可主题变奏曲》的氛围，教了她普罗科菲耶夫与肖斯塔科维奇的节奏，更重要是启发了她驾驭自身的能量，这是最受益于她的。尽管杜普蕾后来不愿意承认老罗对她的影响，但这半年，事实是有烙印的。遗憾是，她似乎没留下《洛可可主题变奏曲》与普罗科菲耶夫、肖斯塔科维奇的录音，也就无法直接对比老罗。但我想，如果没有莫斯科这半年，她大概就不会轻易终止“杜比组合”。

“杜比”的“比”是史蒂芬·比肖普-科瓦塞维奇（Stephen Bishop-Kovacevich，1940—）。我们现在遗憾是“杜比组合”留下的录音太少，1965年，他们本来已经开始贝多芬奏鸣曲的录音了，科瓦塞维奇透明晶莹的琴声其实是杜普蕾极好的衬托与对比，但可惜他们只留下了第三、第五号两首录音。1966年从莫斯科回来后，秋天她就开始选择新搭档，到年底，她就被巴伦博伊姆之“箭”射中了。总是相遇之缘决定命运的，杜普蕾邂逅巴伦博伊姆，对她一生的意义不言而喻，是他使她的事业迅速抵达了顶峰——巴伦不仅是钢琴家、指挥家，更是出色的洲际活动家，他推动着她，短短5年，成为了世界各大乐团与EMI录音室的常客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惋惜于“杜巴组